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illegible seal]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下　宋　袁樞　撰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唐憲宗元和元年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外不免貧寠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

好畫及鬻藥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師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為已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祕不發喪潛逆師道於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　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

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灋遣使相繼奉表請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為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冬十月壬午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為節度使

十年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趨壽春欲為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事見憲宗平淮蔡）　夏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　秋八月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

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内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宫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吕元膺告變元膺急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専以射獵為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

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

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為之耳目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絶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冬十一月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

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患以步騎委都押牙温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顏等拔吳元濟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十二年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

平曰元濟綦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内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十三年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旰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為尚書憂家事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

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昈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春正月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娉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

預馬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二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為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為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

許之它日正頎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鄙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旣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棣州刺史詔加橫海節度副

使　六月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為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

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横海兵共討之　吳

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冬十一月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横海節度使

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

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

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

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渡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至遷延與其渡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渡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揺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渡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 十二月

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昈李存為司空忠謀李文會姧佞殺沐因昈存以致此禍

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旼存還幕府 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既失之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 壬辰

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　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　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寛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

軍瀍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脱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别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

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為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

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為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

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絶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愬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絶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愬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愬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厠牀下索得之愬命置牙門外

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顔
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
此速死爲幸尋皆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
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
慰安之斬賛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
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置之
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
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

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絶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義而不責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户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徳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

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兖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目令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它鎮恐悟不受

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覘其所為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即行矣何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昈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

昉存謀曰文會倭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寛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比還悟及昉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為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為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

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寛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絶及田弘正入鄆閲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

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
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内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
志非所欲也弗許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為
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
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西面行營供軍
使王遂為沂海兖密等州觀察使　横海節度使烏重
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
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

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横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横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仗内京兆府御史臺

徧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詗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成遂竊以為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沂海兖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

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所用杖絶大於常行者每詈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為然約事成推弁為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

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兗密觀察使

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紿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

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茍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如寇讐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

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河朔再叛

唐憲宗元和五年　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

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為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皐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緫因寘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緫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緫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蔕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眄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

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春正月己卯奏乞棄官為

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　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瀛莫觀察使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劉總奏懇乞為僧且以其私第為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為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

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之境　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嬀澶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寛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

麾下宿将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奬拔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禄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丐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

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賔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尚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瀘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

中人人怨怒　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

將朱洄奉以為留後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卧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為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駡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為賓客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徳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

請度支供其糧賜户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倰沔之孫也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悦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種也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尚以魏兵故不敢

發及魏兵去壬戌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為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

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劒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劒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劒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

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令乗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賔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産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徳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

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

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丁亥以

殿中侍御史温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

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横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

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癸

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壬子朱克融焚

掠易州淶水遂城滿城　冬十月以裴度為鎮州四

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

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
官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為成
德節度使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
庭湊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
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
餘人　庚辰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
於南宫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

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諮訪馬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

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怨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奨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讐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謂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

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悦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為横

海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一月辛
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崟作亂伏誅時幽鎮
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
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崟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
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
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崟其黨死者數千人
横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
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

良大敗於博野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内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内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葢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

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

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葢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秖留東西二師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

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

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

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

闕盡許則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

而念之疏奏不省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

博盡為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

往不得至院在塗為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

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

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揺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闘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悦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悦離間鼓扇之　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顔

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顔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

諭其衆遵河北舊事衆悦擁憲誠還魏奉為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内實與幽鎮連結　庚戌以徳州刺史王日簡為横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徳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顔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為成徳節度使軍中將士

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少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

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顔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

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為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為李全畧 癸未加李光顔橫海節度使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

以横海節度使李全畧為徳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顔懸軍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隷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

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三月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絃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

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禄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

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
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
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
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　李光顔所
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顔不能制因驚懼成
疾己酉上表固辭横海節乞歸許州許之　壬子以裴
度為淮南節度使餘如故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
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

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上復

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畧為横海節度使　夏四月甲戌

以傅良弼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王庭湊之圍牛

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客

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

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

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五月丁巳詔左僕射韓臯等鞫之 戊子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宫使

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為節度使　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

四年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夏六月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勲髙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

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筭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

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敬宗寶歷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　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丁未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勅以修東

都頫擾罷之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疎惡執留勅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勅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勅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

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横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

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秋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内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　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　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文宗太和元年春二月　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歳不

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請遵朝旨

夏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秋七月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

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播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為昏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為

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天平横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為横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亓志紹

將兵二萬五千趨德州討李同捷時寰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寰誠不能違　夏六月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為庭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已巳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以

稟為夏綏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凑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為横海節度使　冬十月魏博敗横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虚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傅良弼至陜而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為横海節度使　十二月丁巳

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辛巳史憲誠奏亓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三年春正月亓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義成行營

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横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亓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種五千犇鎮州　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甲辰昭義奏亓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洺州

二月横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　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

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

列辛卯貶者為循州司户李祐尋薨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為達表章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亓志紹自縊　上

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趨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于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

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户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户口滋殖倉廩充盈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髙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勑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犇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

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内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

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

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廸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惟知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

勑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　三月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寳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將王文頴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答賜之文頴不受而去

夏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　秋八月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别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畧以為國家自天

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

事則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筭神蓍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

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内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犇矢往内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内則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古今已還瀶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絶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

無慊慨感激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愎悖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别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

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

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獘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禆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犇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宫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

馬肯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飜大都則跳身而來剌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歳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勅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慌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旗鼓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

以為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歴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歴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别待之貸以潙度於是乎瞷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潙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胥

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遙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然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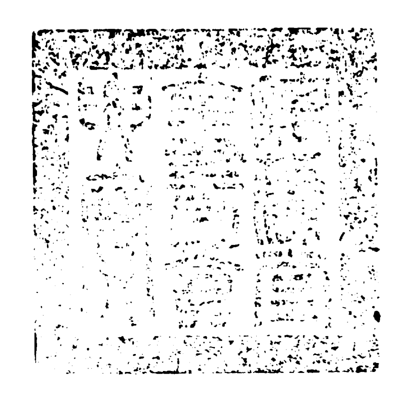
於家刑罰於國征戰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
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
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
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
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
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
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
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

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刑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仵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　楊志誠過太原李

載義自歐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死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衮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十二月癸未以史元忠為盧龍留後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單可玘